



当代生活
·
收藏历史

2002年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三峡只剩下最后一年。2003年6月1日长江水位将比第一期蓄水时水位线为海拔135米再升高五六十米。届时大坝以西上游约400公里的三峡内外过千座城镇将从此长眠水底，近百万人民迁离家园；至2009年大坝完工之时，水位将达到175米，“高峡出平湖”将得以实现，而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具有丰厚历史人文积淀的三峡沿岸城镇将不复存在。

ZUI HOU
DE SAN XIA

最后的三峡

颜长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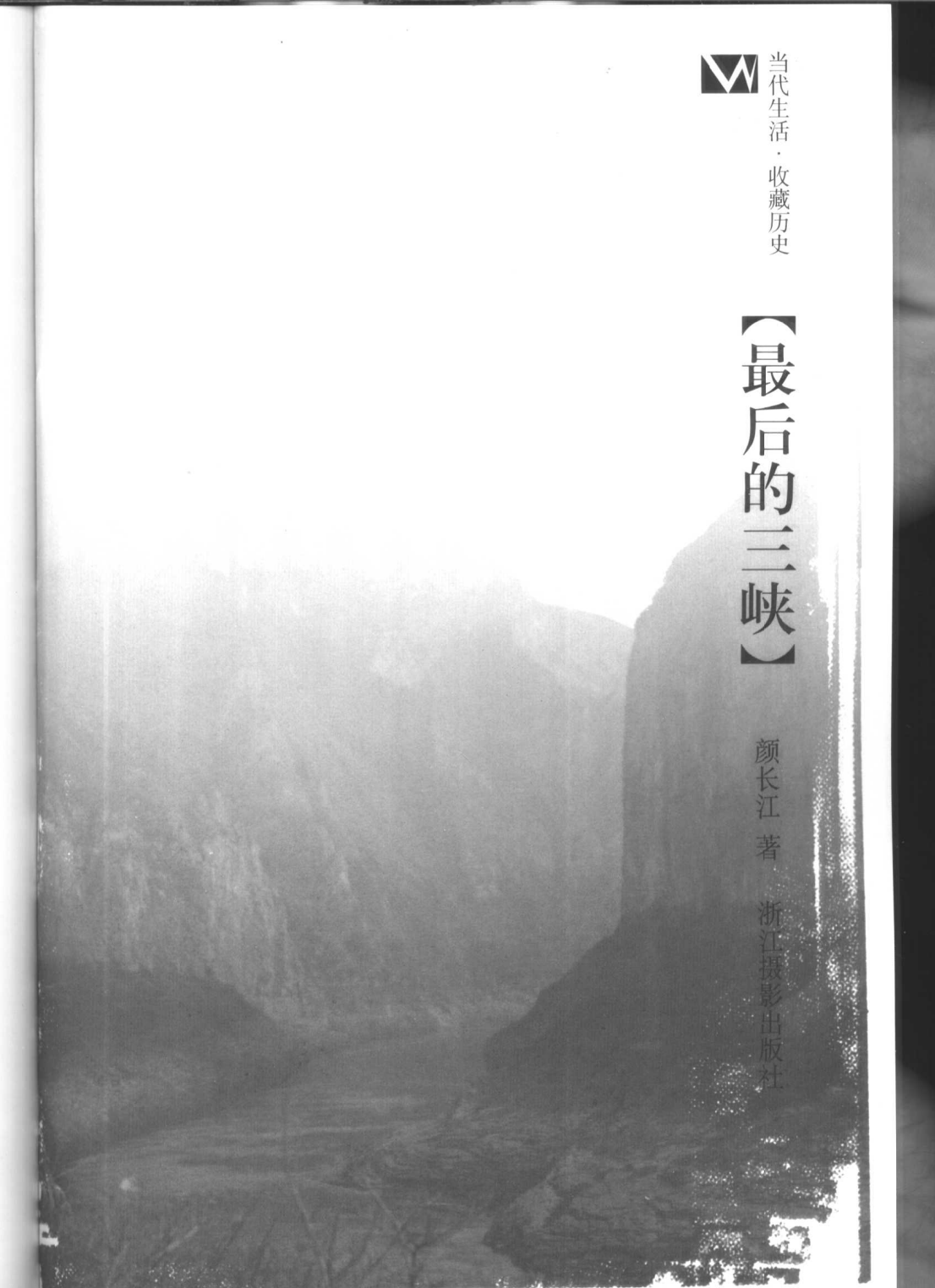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当代生活·收藏历史

【最后的三峡】

颜长江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卫卫工作室

策划总监：卫 卫

责任编辑：葛卫卫

文字编辑：孙小昭

装帧设计：王 晨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出版：朱圣学

特约图片编辑：李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三峡/颜长江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

2003.3 (当代生活·收藏历史)

ISBN 7-80686-077-0

I.最… II.颜…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6420号

当代生活·收藏历史

最后的三峡

颜长江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357号 邮编: 3100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制: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 142mm × 201mm 1/32

印张: 6.5

字数: 70千字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86-077-0/I·16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目录】

离骚二〇〇二——代自序…… 1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三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刻，对于三峡。在这个时刻，不仅能最后看到相对原生态的三峡，而且能看到原生态三峡的逐渐消失——每日每夜 三峡敦促我们对一切发问、追问：历史，生活，文化……别了，三峡 永别无期……

第一章 从重庆到丰都…… 11

重庆像是一座永远笼罩在《红岩》影子下的城市，让人很容易忽略，这一古代的渝州，曾有悠远的历史……我将严肃地记录下这现实和超现实，它们共同组成真实 重庆就这样给我三峡的行程定了调子：一切从重庆开始

第二章 云阳…… 27

张飞庙就是云阳的灵魂，三峡的每一个城市往往就有这么一个关键的收藏城市灵魂展现美好意境的处所。在古人眼里，非得有一个文化传承之地，一处名山胜迹，才能成就一方水土一个城市



第十章 桂林村 …… 147

在二〇〇二年前，三峡各城镇犹在之时，完整地保存着这种美好人居环境的城镇也许只有两座，一座是大宁河中的大昌古城，一座是桂林村。前者处于一百四十三米水位，二〇〇五年左右才拆，保存相当完整，但建筑的档次和四周的风光难与桂林村相比。



第十一章 西陵峡 …… 165

准确地说，把西陵峡分为上下两截是不科学的，中间隔了庙南宽谷，就不应算作一个峡。可以说，三峡实为四峡。第四峡，从上往下，细分为几个小峡：黄牛峡、剪刀峡、明月峡、灯影峡、黄猫峡。明月峡北岸有天柱山，是有名的山峰；灯影峡上有几个巨石，类似唐僧师徒四人，郭沫若有『灯影翩翩猪与猴』诗句



长江三峡大事年表 …… 184

三峡库区形势图 …… 196

后记 …… 198

第七章 巴东…………… 95

巴东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地区性城市。我来是为了拍摄纤夫。纤夫这三峡的象征，这旧中国人民苦难与坚韧的符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从长江沿岸消失。



第八章 归州…………… 113

归州是风景优美的，有城墙的城市，位于一条小支流的河口，坐落在二百英尺高的断崖之上。背后是山脉，城墙沿部分山体蜿蜒成梨形，里面有许多花园和树木。从河对岸看上去，这是一个修建得很好的城市，但缺少商业，没有小船或帆船靠近停泊。黑色的岩石礁脉自城墙下面伸出，激流奔腾，像推动磨坊水车的水流一样。



第九章 乐平里…………… 133

多年以后，我常常会回想起，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那天，我顺着香溪走句乐平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是屈原的路，也是昭君的路。那里有山水、村庄、植物和人们。今后当我回忆的时候，这一切都在水底了。没去过的人，后世的人，永远想像不出水底下曾有如何的活的世界，好的故事，想像不出，屈原本当初顺着这条溪谷走出家乡的情景。



离骚2003

——代自序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2002年初的一天，我无意中诵起小时候背诵过的那段文字——《水经注·江水》。我如遭电击，热血沸腾。反复背诵，每每如是。

这是中国文学里少有的直面纯粹的野性自然的文字。而它直面的又是何等的自然！作者仅用数百汉字，便完成了极抒情的宏大诗篇，是一曲关于人和自然的终极吟唱。如同史诗，如同交响乐，如同古典悲剧。山，水；朝，暮；运动，静止；人间，自然；时间，空间；东方之韵律，西方之静穆……寥寥百字，并肩而出。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所谓大风起兮云飞扬，放在此文之前，大亦为大，但觉其空，所谓窗外寒蝉凄切，所谓枯藤老树昏鸦，悲亦为悲，但觉其小其工。借用古人话说，此天地之至文也。其他煌煌万言，虽乘奔御风，不能及也！

我，本生自秭归，即屈子、昭君之故里，长自三斗坪，即今三峡工程建立处。少小出峡，老大未回。学堂上每诵此文，即感叹现实中之美景，

竟早有千古之知音，不由越想千年，心游万仞，殊觉神奇快意。忽闻黄牛岩下炮声隆，三峡工程已开工，时至今日，清库鼓声动地来，三峡旧筑将拆空（多在175米淹没线以下），明年六月，水位正式上涨，三峡将为之大变。当此际，我重读酈道元这段文字，如雷贯胸，大梦方醒。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说。

三峡是中国文化的一块圣地，当它将逝之际，我无法不以朝圣兼之以祭奠的心情，去谨慎面对，但又怕三峡之大，三峡之深，三峡问题之复杂，把握不了，也写不出来，也拍不下来。

然而我突然感到一种责任。时不我待，非去不可，先去再说……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可能：有科学的三峡，有美学的三峡。前者汗牛充栋，后者寥寥可数……

我何不回乡，虔诚地作一次遨游！

我曾想徒步去关注三峡的一草一木。

三峡确实应该是缓慢而细致地阅读的，如屈原的诗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是三峡人，这两句话也许只有我们家乡人才能体会出，他前进的缓慢与坚韧。他用了“上下”和“求索”两个词，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三峡人的行路方式。

我常设想屈子离开三峡的情景。从世外桃源乐平里出发，他走过美丽

的七里峡，然后顺着香溪河谷下行。这里，他吟唱的事物，兰花、白芷、橘树、修竹，依次杂陈，香芬盈谷。当他来到大江边，他会向上游一望巫山的云雨，那是山鬼所居，再往下游走去，越过河畔狼齿般林立的巨石，登上悬崖上凿出来的石窝，这就是所谓上下求索啊！

阅读三峡，至少得从屈子始。屈子之前，有嫫祖有大禹，联结中华文明的源头。

在艰难的旅程中，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大河，大山拓展着心胸，旅途磨炼出坚韧，白云增添着离愁，而那山背后的山，那大峡边无数的奇诡小峡，又疯狂地牵扯着人的想像力和好奇心。这是我幼时就能体会到的，屈子当然更加能够体会。《离骚》波澜壮阔的浪漫与神奇，这种气魄与想像力应该与平原无关。

三峡使得屈原成为最伟大的诗人，《离骚》也成了最伟大的诗篇。

面对如此的大自然与诗歌，我无法不放慢脚步。

我想永葆那种瑰丽与神秘。东晋时有位袁山松，著有《宜都山川记》，是最早描绘三峡的地理著作之一，是他的语言给予了《水经注》灵感。他说，在他之前，书记与口传都只是强调危险，没人说到山水之美。他亲入三峡，始信百闻不如一见。“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山水有灵，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我十分向往这一境界。

然而风精动，龟蛇静，起宏图。20世纪90年代，这宏图一起，作为记者，我就被一次次甩到三峡。这才发觉，即便给你充足的时间，你也很难静下心来，你很容易就被带有一种急速飞转的漩涡中。三峡与以前不一样了。我也只能快速而反复地一遍遍去掠过三峡。

1997年，我住在西陵峡段青滩镇桂林村。在临江的古老大院里，夜瞰峡江，才发觉里面拥挤着往来的船只，把整个峡谷照得如同白昼。这真成了一条大街了。我感叹。

不久后，又去看了在建的三峡大坝。三斗坪已成了大工地，我无法再找到幼时一丝一毫的踪迹，方位、路线我都已搞不清楚。坝区、三斗坪镇、新秭归三个城镇已相接一线，建筑新潮光鲜。三峡里，已崛起一座大坝，和一个在内地数一数二的现代都市。

2000年，三峡部分移民开始向省外迁移，数以万计的人们一下子离开三峡。我充满了惊异：人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环境是这样容易被扯开的。以离开的速度算，坐上轮船，仅几个小时而已。那里（迁往地）有大河吗？一个移民问我。

2002年1月，奉节城进行三峡第一爆。我坐上飞翼船前去采访。这才发觉，三峡之中无处不通手机。后来我站在瞿塘峡绝壁上的古栈道里，给亲朋打电话，让大家大吃一惊。当手机已无处不通之时，三峡可以说已经彻底信息化、数字化了。

那一次我看到一根大烟囱在夔门前倒下，这个镜头象征意味十足，正

如官员们所言：这标志着三峡清库的决心。仅过两月，当油菜花和桃花漫山盛开的时节，我又回到三峡。3月11日，秭归屈原故里牌坊拆除，过了几日，秭归旧城138米以下的一块又进行了大爆破。我当时虽离秭归古城仅数十里，但已无心去看。

我想再去桂林村，那让人安静的地方。可打听后知道，飞檐雕梁的桂林村古宅院群落已拆得精光……

时间不等人。五月开始，我急急启程。与其说是正式的遨游，不如说是庄重的告别：这最后的三峡，这三峡的最后……

2003年6月前去三峡，还是能将《水经注》描绘的情景体会个五六分的。

自屈子至酈道元的南北朝，相信三峡并无改变。自酈道元至陆游《入蜀记》至清末英国人立德的名著《扁舟过三峡》诞生，三峡也无太大改变。只不过人口渐多，猿猴渐少，森林渐失。此后汽船进入三峡，解放后炸礁导航，险滩消失，20世纪80年代后，纤夫消失。

20世纪80年代，三峡峡口葛洲坝工程开始蓄水，西陵峡段水涨约50米，三峡的空间开始起了变化，西陵峡山不再高耸，于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就降了几分。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含枚疾进。西陵峡上下两段之间的宽谷成为大工地，部分峡山被剥皮采石。三峡内出现较大的地

貌改观。

20世纪90年代初，摄影家安哥和刘世昭全程采访了三峡。在他们的胶片上，尚可以见到帆船，而今可是不见一艘了。

1996年，旅法摄影家曾年拍摄了兵书宝剑峡（属西陵峡）峡口的桂林村。1997年，参加大江截流采访的记者们纷至桂林村。当时，桂林村开始消失。

现在，在200公里三峡跑一通不过四个小时。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上半段风光的空间感尚存，只是那林木比古代少了许多，再也听不到啼不住的猿声。当然，一年以后，水全涨起来，远不是这么回事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三峡工程正式上马之时，旅游界掀起一阵告别三峡热。随之又冷了下来。真正告别三峡之时，应该就是2002年。有人说，不能这么叫法，因为涨水之后，三峡依旧存在，可能风光还别有情趣。但无论怎么说，传统的三峡是远去了。

在说完风景和人文之后，我想说说城镇和人民。

一年之内，三峡内的经典城市将全部拆掉，取代它们的是邻近十来里或数十里的新城。

离去的都是一些别致的古城，长江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奉节、巫山、巴东、秭归，除巴东自古没有城墙以外，其他至今都留有部分城墙、城门。

这些城市建于江峡陡坡上，可用地极少，面积也十分狭小，而作为码头、县城、州府、名胜和关卡，人口却十分繁多。于是天然地成为了高密度城市，即便穷，却有着不同一般的热闹。现在地势宽阔的秭归新县城（位于三峡宽谷），人群冷落鞍马稀，而在奉节、巫山、秭归，人群常常是摩肩接踵。人口如此密集，加上千年城址不变，这种如同一口口大锅熬制出来的川江码头文化，世所少见。坐在那些古老、窄小的青石板路上，眼望大江，吃着江鱼火锅，我们常常感叹：这是中国最有生活气息的城市，有着最为生动活泼的世俗生活画卷。人们在最险恶的一点上集中享受着尘世幸福。更何况，多少英雄际会。单以奉节而言，刘备曾在此托孤，可能在城中安葬（目前正在考证），李白在此登舟朝发白帝，杜甫在这儿挨饿，写出“无边落木萧萧下”、“每依北斗望京华”的诗句。

比较中国其他城市，它们还有另外一种独特味道，因为三峡工程上马与否迟迟未定，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所以还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风貌。城墙残存，石板路、木板楼、背篓、蜂窝煤、扁担及老式的爆米花机仍大行其道。

所有这些，使得三峡古城仍保存着以前的原生态。这千年火锅底，让我备觉亲切、享受。然而一年之内它们也将消失。

五月我来，秭归已炸；十月又至，奉节已拆。庞大的废墟之上，只剩下孤零零的城门。毁掉一座千年城池，原来是这么容易，原来可以这么轻易。人们麻木地挖着最后的残值，我则日复一日傻傻地站立。壮阔的

峡谷依然天地悠悠，大江依然从城下向东奔去。我看见古城的一切无言四散。

在奉节、巫山、秭归，我贪婪地散步，吮吸着老辣浓烈的人间烟火气；在大宁河、神农溪、香溪，我也贪婪地呼吸着峡谷中的清风和植物的芳香；在白帝古城、大昌古镇、杜林古村，我也贪婪地晕睡在飞檐画栋所勾勒出的韵味和书卷气息里。这一切格外地浓烈格外地芳香格外地韵味无穷，于是格外地贪婪。在一种极乐之中，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要告别的究竟是什么？

我要告别的多数东西是无法保护、无法搬迁的。

你如何保护得了千米巫山山峰形成的云雨，里面蕴含的历代诗人的吟哦？你如何能带走那些千年老城的地气，打包？装罐头？或者利用煤气管道？你搬迁得了一些建筑，可又如何保护得了无数典章辞赋记载吟唱过的无数景观，和附在景观上的人文气息……

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哲人如是说。

三峡工程如火如荼，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现实。我们应正视它，悟既往之不谏，既往不咎，但应知来者之可追，把三峡的新环境仔细弄好。与此同时，愿三峡大坝千秋万载，移民安居乐业，水土不再流失，文脉地气恢复，千年、百年，真正地“当惊世界殊”。

2002年至2003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刻，对于三峡

在这个时刻，不仅能最后看到相对原生态的三峡，而且能看到原生态三峡的逐渐消失——每日每夜。任何一个转变的时刻所呈现的都是最丰富的，何况是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上用 一个宏大的工程进行着疾速的大变。

这不仅是一个告别的季节，也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的良机。近20年，中国进行着5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的急剧变革，说它最伟大是因为它与5000年的结构形态与价值观不再有同质性，是彻底转变，从古代走入现代，各种对立的 价值理念竟然同时蜂涌而出，风云激荡，大浪淘沙，在新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秩序确定之前，呈现出一派宏大的超现实图景。

三峡正是这种大变革的最佳舞台、活标本。

三峡敦促我们对一切发问、追问：历史、生活、文化……

我置身于三峡，很难获得平静，很难再优雅地求索，去追随屈子以降那古典的脚步。

我只能在剧烈晃悠着的三峡之中晃悠，尽力记录我此刻的真实感受。

“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刚才你还在滩头与巨浪搏斗相持，一转眼你就沉没与我们永别无期！一首关于新滩的古歌谣这么唱道。

别了，三峡。永别无期……

颜长江
2003年元月

【第一章
从重庆到丰都】

